

# 白娘子



通俗讀物

上海廣民益衆書局聯合發行



717.2  
835



基藏



白 娘 子

編著者 姚  
繪圖者 江

聯合出版 廣益書局

聯合發行 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

總經理處 上海福州路二六九弄十號

所 良 局 店 局 店 局 店

廣益書局

上海河南路一三七號

上海福州路二六九弄十號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11號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

基 價 一 元 五 角

③ 九 件 衣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② 漁 夫 恨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
③ 三 打 祝 家 莊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④ 野 豬 林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⑤ 梁 祝 哀 史 汗淵著 基三元五角

⑥ 借 紅 燈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⑦ 相 思 樹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
⑧ 鴛 鴦 劍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
⑨ 紅 娘 子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⑩ 將 相 和 汗淵著 基二元五角

⑪ 連 環 套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⑫ 三 上 輪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⑬ 白 娘 子 姚昕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⑭ 牛 郎 織 女 姚昕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⑮ 花 蕊 夫 人 姚昕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⑯ 綠 珠 墜 樓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⑰ 艷 陽 樓 辛人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⑱ 節 烈 千 秋 季小波編 基二元五角

⑲ 芸 娘 姚昕編著 基二元五角

⑳ 雪 裏 小 梅 香 姚昕編著 基二元五角



## 總序

通俗小說故事，一向擁有廣大的讀者，是接近大眾，而為大眾所喜愛的讀物。然而流傳廣遠的舊有通俗讀物，其情節曲折，固然為人民大眾所「喜聞樂見」，而檢討其內容則大部份存在着封建甚至具有荒誕、迷信、色情等毒素，是違反了人民利益的。

怎樣的改進通俗讀物是值得研討，而且是目前的急要工作。我們以為就舊題材重編改寫該是改進方式的一種，因此集合了朋友們，來從事編印這一套「新型」的通俗讀物，取材於吾國的歷史故事、民間傳說，以及各種戲劇、鼓詞、彈詞等民間文藝，試以新的觀點重加編譯。寫作體裁則側重於人民大眾所習慣閱讀的章回舊體，文字力求簡潔平實，使大眾容易看，容易懂。但亦間有數種，採用了較新的文藝體的寫法，目的是提高和更換讀者的目光。

為了增進讀者的興趣，對於插圖特別注重。

通俗讀物改編的工作，我們正在嘗試，還在摸索的階段，出版物中必然還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，或者錯誤的觀點，因此渴望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好通俗文藝的讀者，多多地給我們指示意見，以便修訂。並希望每一種書能夠於再版時都有一些改進，使得本叢書逐漸地成為「集體性的創作」成為完美的「定型本」。

——這是我們的願望。

# 白娘子

|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法海和尚的來歷  | 一  |
| 二 | 麗人行      | 三  |
| 三 | 暢遊西子湖    | 六  |
| 四 | 避雨邂逅巧諦良緣 | 九  |
| 五 | 甜蜜的新婚    | 一五 |
| 六 | 瘟疫起禍     | 一八 |
| 七 | 人變了蛇精    | 二二 |
| 八 | 夫妻反目     | 二五 |
| 九 | 別離·重逢    | 二九 |
| 十 | 雷峯塔下的幽魂  | 三三 |

# 白娘子

·姚昕·

## 一 法海和尚的來歷

晨曦中，一陣沉長嘹亮的梵鐘聲，擊破了空間的靜寂。那鐘聲在羣山環抱中起着激盪的回響，交織成一種莊嚴美妙的樂調……。

這是號稱「佛地」的杭州。在西子湖畔，廟宇排列，如鱗次櫛比，到處是一座座巍峨的古寺名剎，其中最負盛譽的，首推那北高峯，飛來峯下的雲林禪寺了。

雲林禪寺，俗稱「靈隱」，建築的雄偉，氣宇的莊嚴，更是首屈一指，加之四面風景，壯嚴而幽雅，後背峻險的北高峯，筆直挺秀，高矗雲霄，面前的飛來峯，生得奇石崢嶸，岩洞隱現，山上綠蔭參天，青蔥可愛，麓下有些亭台浮屠，山上匯流下來的泉水，在清淨的溪內流響，其聲悅耳動聽，置身在如此清麗的境界中，再傾聽剎內的晨鐘暮鼓，逗人起着一種幻想，「超塵脫俗」，真形容得並不過份。

靈隱寺在宋朝時候，寺中最多曾容納過一萬多個和尚，但到了元朝，便沒有那麼許多僧人了，然而也有千數以上。這故事的開始，就在元朝時代——一個晨曦未明的前後。

當那座寺裏的梵鐘數響之後，大殿上如來佛前的琉璃明燈，顯得更加光亮起來，所有參

加朝課的寺僧，也漸漸齊集，穿起一式的袈裟，拿着不同的法器，站到蒲台面前，誦起經來。數百個僧人肅立在大殿中心，面向那金光燦爛的巨大如來，在主持者的一陣鑼鼓齊鳴下，誦經叩拜按着節奏，倒也是有條不紊。

可是這中間，有一個胖和尚，却顯得心不在焉的樣子，並沒有按例叩拜，兩片唇皮在唸些什麼，沒有人聽得清楚。

這胖和尚有着滿腹心事，原來他並非是本寺僧人，僅是掛單在這裏的一個遊方和尚。他本是鎮江金山寺的僧人，法名叫做「法海」。可是天生他一副凶惡的面貌，粗眉大眼，滿臉橫肉，毫無一點慈悲心腸。平時，從那些民間俗夫愚婦身上搜刮來的財帛，供其化用，倒養得他肥頭胖耳，造成了寄生依賴的習性。這法海並不專心于佛經，只是把菩薩當做他的事業



○……去走前向，步大開跨海法海

的幌子，終日出入那些劣紳土豪，貪污官吏之家，從事勾結、諂媚、這就是他唯一的擅長。可是一班地主土豪們也樂於和他周旋，狼狽爲奸，互相幹着那敲詐勒索的勾當！

法海爲了一宗「買賣」，在半月之前，離開鎮江，借着雲遊爲名，到杭州來掛單在靈隱寺。就身下來之後，因爲尙未把事情辦妥，所以心神恍惚，長掛心頭。那一日，他草草把朝課敷衍了過去，到齋房飽餐了一頓素齋，看時光已是不早，便匆匆的拿了個大木魚，望頸上一掛，就趕到錢塘知縣那裏，如何進行商議他們的陰謀，順便，他還想在城裏化一點緣，撈些錢呢。旭日照在這胖和尚的身上，迎着晨風，他洒開大步，輕鬆地，望城裏去。……

## 二 麗人行

杭州，本是一座古老樸素的城池，自宋高宗南渡，建都在它的轄境臨安以後，更奠定了喬皇的基礎。

這座江南名城，不但市廛繁華，而且風景秀麗，名甲天下。尤其那媚人的西子湖濱，山明水秀，古蹟繁多。如靈隱天竺，九溪虎跑等地，處處都是別具景色，每當風和日麗的春天，前來遊賞的人，擁擠不堪，更有一班借佛遊春的騷人墨客，所謂善男信女之流，誰不想飽餐西湖的秀色。所以春色撩人的時季，杭州城內城外，是更加顯得嘩囂熱鬧。

又是一個清明季節的到臨：——



湧金門外有一所大宅子，佔地很廣，在那四周高牆的內圍，花木扶疏，迴廊曲折，真是一個清麗幽靜的所在，這房屋，本來是杭州一位姓白的名醫住着，不幸數年之前，那位白醫生害病故世，可憐他膝下無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名叫素貞，他便把這份家產傳給寡妻弱女，不多幾年，白氏夫人也因悲痛過度，急成了癱瘓之症，終於神志麻木，病臥床上，從此一切家務，便由小姐白素貞一手料理，她小小的年紀，竟把這份家產處理得井井有條。

那能幹慧黠的白素貞，又是一位知書達理，賢淑美麗的姑娘，待人接物，非常和氣，她身邊祇有一個叫小青的婢女，服侍着她，主僕之間的情感，融融洽洽，倒也無異同胞姊妹。日常閒着無事，素貞與小青在閨房中談談說說，也不覺得光陰寂寞。這樣一年一年地過



○「去湖西遊們我，明清是天今」：說青小○

去，白素貞亭亭秀發，長得更加嬌豔起來，小青這姑娘呢，雖是使女身份，但姿態綽約，倒也稱得上是一個亭亭玉立的美佳人！春的誘惑，撩撥着每個少男少女的心，白素貞也感到了寂寞，就在這個明朗的早晨，小青和素貞在房中低低商酌着：

「小姐！今天是清明節，外面真是熱鬧，人家覺得節令甚佳，都到西湖那邊去踏青，我們就在家裏悶透了，趁今天也不妨去春遊一會，如何？」

白素貞也正要調劑一下精神，當下點了點頭，就說：「很好！你快去換件衣服。小青！你也跟我去遊遊西湖。」

小青一看她已點頭答應，高興得什麼似的，隨即說：「那末我去替小姐的新衣服拿來，你快梳妝，時光不早，我們還是早點出門吧。」說着，小青跳跳蹦蹦奔出了房門。

白素貞望着小青的背影，見她那股憨態可掬的神情，不禁展開了微笑。她返身坐到妝台，隨即整理雲鬟，點脂搽粉，忙亂起來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再說城內的大街上，有一家叫「保和堂」的藥材舖，這主東姓許，表字漢文，他還祇有二十歲光景，白嫩的面貌，模樣也可以稱得上仙骨不凡，風度翩翩，所以人家打趣，叫他做「許仙」。這保和堂藥舖本是他父親所創辦，自從父母喪亡之後，就和他哥哥許漢堂分了家產，所有父親遺下來的田畝房產，都被他凶狠的嫂嫂李氏奪了過去，漢文名下分得到的，僅

是這樣一爿保和堂老店，但他並不計較這些，惟恐爲了這遺產而破裂弟兄的情感。因此，這些年來他們同胞手足之間的情分，却也非常和睦，相敬相愛，從沒有發生過口角爭論。可是從娶了嫂嫂李氏之後，弟兄間就比較疏遠了一些。那李氏陰險狠毒，精明潑辣，漢堂見了她，也有三分懼怕，就拿弟兄分家的事來說，就是李氏一手造成。漢堂對弟弟非常內疚，但有蠻妻當前，也使這位兄長無可奈何！

漢文分得了藥材鋪，顯得很是坦然，他常常這樣想：遺產的害人，歷朝以來，不知喪失了多少骨肉情分！爲了彼此掠奪，不惜鬩牆鬥爭，甚至自相火併，那種慘酷行爲的演出，又何苦呢？一個人生在世界上，本來應當要勞動自給的，現在分得的藥鋪，這基業，也足夠使自己滿足了。他想到這裏，會心一笑，便專心於店務的發展。可是，事不從心，店裏的營業反而慘淡下去，這使許漢文就大大的傷了腦筋。

正是清明佳節，春光明媚的一天，許漢文因從小也讀過幾年書詩，這天也居然雅興勃發起來，嘴裏喃喃吟着「清明時節雨紛紛」的詩句，他想效學騷人墨客，到西湖邊去欣賞一下青山綠水，於是換了衣帽，大搖大擺的，也迎着春光，向西湖旁邊走去！

### 三 暢遊西子湖

許漢文走到西湖，面臨着湖山秀色，把脚步放得更緩慢起來，一步步地改爲踱的方式，

走着走着。他飽餐這秀麗的湖景，不禁自滿地搖頭幌腦，看這嬌媚的西湖，三面環繞着羣山，那峯巒的起伏，綿亘不絕，湖上一泓碧波，蕩漾在麗日輕風之下，泛起片片銀鱗般的光輝，加之湖的西北方向，那寶石山巔玲瓏的保俶塔，却和東南方向的蒼老的雷峯塔遙遙相對，這兩座巍峨的寶塔，更增添了西湖無限的嬌豔。

蘇堤如帶，漢文徜徉其間，覺得胸襟之暢快，真是無法形容，他眺望遠山如畫，片片浮雲籠罩着青山翠谷，湖中遊船，往來如穿梭一般，那孤立在湖中的小瀛洲上，烟籠柳暗，隱約可見朱紅的雕欄和樓閣，旁邊三個小石墩，鼎立地如浮在湖面，這就是現在的所謂三潭印月。再回顧堤旁，桃柳相間，低垂的柳絲，迎着輕風淺擺，和那盛放的桃花，顯得分外鮮豔。



。窘又羞又，文漢許了見子娘白⑤

欲滴。

白娘 子

八

堤上行人，也特別熱鬧，有步行的，也有乘轎騎馬的，都是踏青而來，人們踏着閑散的步伐，但有些人却是去朝山進香，有些人提籃挑担，特地上坟去的。漢文雜在其間，一路上怡然自得，他信步穿過了六條橋，已把漫長的長堤走完了，便轉身折向白沙堤那邊遊覽，所過之處，又是另一番動人的美景，不覺贊嘆備至。可是當他步近斷橋時，望見橋畔站着兩個絕色女子，正在觀賞風景，從態度和服飾上看去，漢文確定她倆是主僕，那小姐模樣的姑娘，長得更美麗動人，紅唇皓齒，兩條修長柳眉下，一雙翦水秋波，而且含情脉脉，那尖臉兒淡抹脂粉，襯在烏黑雲鬢之下，格外嬌豔絕倫。漢文貪婪地注視着，不禁暗暗喝采。那姑娘覺得有人注意她，掉過頭來，看見這位書生模樣的少年在呆望自己，兩下視線相接，如電炬般地羞得那姑娘俏臉通紅，她連忙回頭拉了一下旁邊這位姑娘的袖子，低低說：

「小青！我們別處去玩吧。」說着，她又瞟眼向小青示意。

原來這兩個女子，正是白素貞和小青。她們來到西湖踏青，見那山青水綠，湖光蕩漾，心中也有說不盡的高興，玩了一會，走到斷橋畔，見這保俶塔及葛嶺一帶景色秀麗，簡直把她倆全神呼住了，佇立一會之後，素貞見有人注意，便拉着小青避開，心裏還不住砰砰亂跳。這時，小青也覺察了她的意思，回身看了許漢文一眼，見他還是楞着不動，目送她倆走遠。許漢文這時真像丟神落魄，心頭若有所失，他變成無精打采的踱來踱去，似乎對當前美



景，也不願欣賞的樣子。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天氣也太會幻變，剛才的麗日，已不知躲到那裏去了，這時天邊忽堆上一片濃雲，湖面上空頓時變了另一景像。暴風驟起，不一會，便降下濛濛的細雨來，遊客認爲清明天氣不會下什麼大雨的，所以儘是冒雨遊玩，不料這雨點竟越下越大，這才使遊人們着急起來，有的僱轎乘車回去，有的僱船回去，也有的便到附近寺院或民宅中去暫避，一片慌亂，霎時湖邊變得人影全無。許漢文也僱了一隻小船，搖着回去，他坐在船旁依靠着船窗，欣賞湖上雨景，但見峯巒隱約，烟霧矓矓：一泓碧波，泛起泡沫，那灰白的水色，他覺得雨中的西湖，的確另有一派風光。

許漢文觀賞着雨景，祇是贊嘆不絕，但他的心中，却還在惦記着兩個絕色的女子呢！

#### 四 避雨邂逅巧諦良緣

白素貞和小青，遊得正在愉快時，忽見天下大雨，苦於附近沒有舟車，也沒有躲雨的地方，便避到湖旁一棵濃蔭的大樹底下去，不料雨勢下得更大了，樹葉上落下的雨珠，淋了她們一身，正在無法可想的時候，小青却瞥見一葉扁舟，在附近搖蕩着，她便對那船夫招招手，提高嗓子喊着：

「請搖過來！讓我們到船裏避避雨！」

這正是許漢文所坐的那隻船，他警覺地聽得人聲，一眼望去，見叫喊的就是方才見到的兩位佳麗，漢文不覺喜出望外，急忙招呼船夫把船靠近岸去，船攏岸傍，漢文看見她倆的衣服都已淋濕，心中老大不忍，便出艙迎請她倆進來。

素貞和小青見是剛才遇見的美少年，心中不免一怔，本想拒絕，但雨陣更大，而見這個少年，倒是態度誠懇，絕無邪意，便移步上了船，因為船小，分不出什麼前艙中艙來，所以大家坐在一個艙位裏，素貞羞怯怯地坐着，彼此默默無言。

天色漸漸暗下來，大雨並沒有停止，他們的船慢慢地向前搖着，時候坐久了，漢文不好意思的打破了艙內的沉靜，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「雨下得更大了。」他的話，她倆並沒有反應，祇是含笑瞧了他一眼，接着，漢文關心地對她們說：「兩位的衣服都淋濕了！」

小青見他動問，答道：「是啊。」她又說：「我們出來的時候，太陽還是好好的，想不到會下這場大雨，幸虧你相公幫助，否則真是不堪設想！」

「那裏那裏……。」漢文謙遜着。於是他們間便打開了話匣，你一句我一句的互通姓名。白素貞見他談吐文雅，便也和他談着，小青還告訴他一些今日遊湖的愉快，和家中約略的情形。

小船搖到湧金門附近，白素貞要上岸了，但他很感激許漢文的熱誠，堅意道：

「許相公！我們的家離這裏不遠，請過去坐坐，等雨停了再走！」

「不敢當，小姐！你們請便吧！」

「許相公，不必客氣，反正我們家裏沒有多少人，請去坐一會，又不碍事。」小青也在旁邊附和她小姐的邀請。

漢文心下雖然求之不得，口頭却還是推托。但經不起她們的再三邀請，便欣然答應了。

三人棄舟登岸，冒雨走了一些路，便到白家門口。那時，天光已將昏暗，小青上前打門有一個老僕提燈出來開門，迎接他們進去，漢文一路走進去，向四周觀瞧，覺得房屋進深，院落寬大，而且建築精緻，真是一份大戶人家。

漢文在客堂裏坐下，見這裏陳設華麗，擺設細巧，心中暗暗稱讚着。白素貞又很殷勤地



。[船靠，船靠]：着喊高子娘白青小

招待他，更使漢文受寵若驚。一會兒，她們竟端上很豐盛的菜餚來，請這位嘉賓吃晚飯。許漢文不好意思，想要辭去，但小青道：「許相公！這是便飯，祇是家常菜餚，待慢得很！」

「這……。」漢文覺難以爲情，祇是腹中却飢腸轆轆，重新坐了下來，嘴裏喃喃道：「小姐太客氣了……真是怎麼敢當！」

漢文見席上祇排着兩副杯筷，不自覺地看了白素貞一眼，素貞已覺察他的意思，便道：「請坐吧，許相公！這裏也沒有其他人，家母病在床上，已經麻木不仁，她老人家不能來此吃飯了。」說着，素貞隨即坐到賓位上，小青過來斟酒，素貞頻頻勸飲，他們一面吃，一面談，許漢文不覺多飲了幾杯，已有醉意。

飯罷，素貞見他已經醉不可支，當即叫男僕劉福扶他到客房裏邊睡去。

處處地方，白素貞對漢文有着好感，她靜坐房中，挑燈尋思，感到身世淒涼，父親早亡，母親也害了不治之症，知覺毫無，又沒有近親遠戚，祇是孤伶伶的一人，雖然父親遺留下來的產業，穿吃不愁，但是自己終身，有誰來作主呢？她又覺得今日對許漢文之邂逅，心裏感到異樣興奮，他年青有爲，人品儒雅大方，態度誠懇，像這樣瀟灑的少年，倒也不可多得，不知他有否娶過親？假使還沒有妻室，那末……她出神地想到了這裏，臉上熱辣辣地，不禁害羞起來。

這時，小青踏進房來想服侍素貞睡覺，却看見小姐呆在桌旁凝思，那搖曳的燭光照在她